

劉正剛 整理

李慕晴女史全書

讀史管見

女學言行纂

菽堂分田錄

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叢刊



齊魯書社

劉正剛 整理

李慕蔭女史全書

讀史管見

女學言行纂

菽堂分田錄

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叢刊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李菡猗女史全書/ (清) 李晚芳著; 劉正剛整理—
濟南: 齊魯書社, 2014. 7

ISBN 978-7-5333-3240-2

I. ①李… II. ①李… ②劉… III. ①婦女史學—中
國—清代 IV. ①D442. 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234632 號

李菡猗女史全書

劉正剛 整理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 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人民印刷廠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25.25
插 頁 2
字 數 480 千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3240-2
定 價 89.00 圓

前 言

《李菡猗女史全書》係清代康熙乾隆年間廣東順德才女李晚芳的著述，由《讀史管見》、《女學言行纂》及其子梁煒的《菡堂分田錄》三部分組成。此三分冊書稿刊刻的年代不一，其中《菡堂分田錄》最早刊刻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讀史管見》和《女學言行纂》兩書同時刊刻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此三分冊書稿可能於嘉慶年間補刻過，如《菡堂分田錄》的內容就記載了嘉慶年間的事。三分冊書籍的扉頁均注明為“謚園藏版”，疑為梁氏家族所刊。民國年間三分冊書籍被冠以“李菡猗女史全書”再次影印刊行。本次點校所依據版本為1937年周氏師古堂印本。

《李菡猗女史全書》儘管在1937年由京師周氏師古堂重印，但刻本流傳並不廣，國內現有廈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和國家圖書館等藏本。在李晚芳的家鄉廣東，各大圖書館均未收藏此書。值得注意的是，李晚芳的《讀史管見》在晚清還漂洋過海到達日本，受到日本學人的重視，現日本東洋文庫藏有1856年日本人池內奉時作序之《讀史管見》刻本。對於此刻本，筆者蒙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郭潤濤博士在日本訪學期間代為拍攝。因此，筆者在點校《讀史管見》時，對周氏師古堂印本不清晰之處，即以日本刻本《讀史管見》參校，並將池內的序錄入本書。

從三分冊書稿的扉頁內容可知，該書是李晚芳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去世後，由其兒子及親友合集刊刻，如《讀史管見》和《女學言行纂》即署名為：“順德龍津菡猗女史李晚芳著，叔李履中介堂、姪梁景璋莪軒校訂，男梁煒震科敬梓。”於此來看，此兩書為李晚芳所著，刊刻時則由李履中和梁景璋校訂，刊刻則由晚芳之子梁煒完成。

《讀史管見》是李晚芳不到二十歲尚待字閨閣中時的作品，從刊刻的版本內容看，應該是李晚芳在讀司馬遷《史記》時有感而發的心得。這些心得可能用眉批或夾注表達。因為是有感而發，所以其夾注和眉批的部分，並不是《史記》的全部。從《讀史管見》的目錄和內容來看，李晚芳共選取了《史記》中的二十六篇以及《報任少卿書》注以“管見”。這二十六篇也不是《史記》相應篇目中

的全部，而是李晚芳認為有必要加以評注的內容。由於原刻本為豎行排列，筆者現改為橫行排列，因而對李晚芳的點評和眉批作了技術性處理：一是將原來的夾注放置在文中相應的字句後呈小字雙行排列，以示為原文夾注，夾注內容的位置依句意而定，屬個別字詞的貼近字詞，全句的放於句末標點後，夾注內容結束處，除問號和嘆號外，均不加標點；二是將原來的眉批放置在頁下，以注腳形式表示。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筆者見不到《讀史管見》的最早版本，對於書中的夾注和眉批到底是否為李晚芳所作也心存疑慮，却無法印證。還有，《讀史管見》及《女學言行纂》刻本的目錄與正文的篇章題目部分不對應，而以目錄部分更接近實際內容，故本書整理時以目錄標示題目為據。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讀史管見》的排版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一般來說，李晚芳的著述是先抄錄《史記》中的相關內容，然後加以夾注或者眉批，最後一部分則是李晚芳自己的“管見”。筆者在整理過程中，將原文夾注以小字置於原文後的形式表示，將原文的眉批以注腳形式表示，而將李晚芳的“管見”部分，則與《史記》正文連排以另一種字體加以區別。需要說明的是，原文的夾注與眉批因於原文的位置並不清晰，所以筆者在點校過程中相機進行了點斷處理。而對於原書中的舊字形，筆者進行了處理，用相應的新字形取代；對於異體字和原書本未統一的字，如“決一決”、“盜一盜”、“為一為”，依原書；原書已出現了衆多簡體字，如“于”、“干”、“强”，這些字對應的“於”、“幹”、“彊”亦所在多有，整理過程中，此類現象不求統一，徑依原書。

至於李晚芳所依據的《史記》的版本，筆者以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一版《史記》進行比照，發現李晚芳所依據《史記》，與此沒有大的差別，當然，還是有部分字詞的差別。因此，筆者對《讀史管見》中的《史記》原文所示之段落和標點，也基本上以中華書局的上述版本為據，個別地方有改動。

《女學言行纂》中的夾注和眉批，估計是李履中和梁景璋所為。筆者對其中的夾注和眉批，采取的處理辦法，與《讀史管見》的相同。

李晚芳之子梁煒為其母親撰寫的《先慈行跡錄》一文，在《女學言行纂》和《菽堂分田錄》中均有收錄。所不同的是，收錄在《女學言行纂》中的《先慈行跡錄》有夾注和眉批，而《菽堂分田錄》中的則沒有。為了保持是書的原貌，此次整理將兩文悉數錄入。

《女學言行纂》和《菽堂分田錄》中尚有不少模糊而難以辨別的字，本書以空白字符(□)代替。兩書中的序跋有幾篇為草書和行書書寫，一些字難以辨識，所以筆者限於水平，有時識別有誤，在所難免，誠望方家指正。

總目

前言	(1)
讀史管見	(1)
女學言行纂	(181)
菽堂分田錄	(321)
附錄	(357)
康熙朝廣東村姑評《史記》	(359)
清前期廣東才女李晚芳亦儒亦賈探析	(377)
廣東方志記載的李晚芳	(391)
李晚芳簡歷	(394)
後記	(396)

順德龍津慕猗女史李晚芳著

讀史管見

叔李履中介堂、姪梁景璋莪軒校訂

男梁煒震科敬梓

乾隆五十二年謚園藏版

目 錄

刻《讀史管見》敘	(日)池内奉時 (5)
序	謝方端 (6)
《讀史管見》序	伍鼎臣 (7)
序	梁景璋 (8)
序	李晚芳 (9)
讀史摘微	李晚芳 (10)
首 卷	(11)
五帝本紀贊	(11)
項羽本紀	(12)
高祖本紀(節錄)	(28)
三代世表序	(36)
六國表序	(36)
秦楚之際月表序	(37)
高祖功臣年表序	(38)
封禪書	(39)
二 卷	(60)
平準書	(60)
曹相國世家(節錄)	(71)
伯夷列傳	(73)
管晏列傳	(75)
蘇秦列傳(節錄)	(78)
白起王翦列傳(節錄)	(85)
信陵君列傳	(87)
范雎蔡澤列傳	(92)
廉藺列傳	(105)

魯仲連列傳(節錄)·····	(108)
屈賈列傳(錄屈)·····	(111)
三 卷 ·····	(115)
李斯列傳(節錄)·····	(115)
淮陰侯列傳 ·····	(123)
酈生陸賈列傳 ·····	(134)
魏其武安列傳 ·····	(140)
汲鄭列傳 ·····	(148)
酷吏列傳 ·····	(153)
貨殖列傳 ·····	(163)
附報任少卿書 ·····	(172)
跋 ·····	梁景璋(178)
跋 ·····	歐功煥(179)
《讀史孩兒》跋 ·····	李履中(180)

刻《讀史管見》敘

清菴猗女史李晚芳，就龍門之史，拔於其萃，闡發辨駁，以抒己見，著此書曰《讀史管見》。其辭義穩雅，評騭精細，可爲讀史之彀率矣。夫晚芳一女子，而靈心如衡，慧眼如炬，論斷之明晰，識見之卓偉，起史公於九原質之，亦應首肯。非貫穿百氏而邃於性命之學者，所不能辨也。嗚呼！龍門史家之巨擘，古今之至文，而其所慊者，惟未聞君子之大道耳。茲以史公之才學文章，修正誼明道之訓，得若董子，則其是非自不至謬於聖人矣，豈容區區一女子之指摘也哉。抑女子之具有慧性、弄筆墨、工詞翰者，世不爲乏其人。今晚芳針線餘事，有此著述，真巾幗而鬚眉者歟。余舊藏一本，而人之借求者多，不能徧應所求，遂覆刻以置諸家塾，讀者由是以長其識見，則一百三十卷，迎刃而解矣。頃者梓人告成，乃書此，以弁其首。

安政三年丙辰之歲授衣之月華頂王府侍讀池內奉時撰並書於如射書院

序

自古名媛，多以詩詞顯，而著述則罕聞焉。曹大家繼父兄志續《漢書》，上擬龍門，閨閣之傑也。夫《史》才良難，以龍門之才，班氏譏其多所牴牾。則後之讀《史》者，非馳騁古今，未易上下其議論。今讀順德梁李孺人《讀史管見》一書，其摘微辨論，實能洞悉深奧。而乃出於閨幃手著，斯亦奇矣。昔曹大家上繼史遷，今李孺人論注《史記》，古今輝映，令人不敢薄視弱質，其以此哉。曩者侍家君觀察公，頗學吟詠，亦嘗粗涉諸史，而未竟其學。今數十年來，每藉此以自娛焉。客歲從長子游龍門，其學署多藏史書，因得細讀《史記》，愛其筆力疎蕩有奇氣，為諸史冠，每與兒輩挑燈縱論，然不能有所發明。今讀李氏孺人書，則余之所論及者，與所未議及者，瞭如也，以眎雕虫小技，豈可同日語哉？其足以傳後，而為吾輩光者多矣。遂叙之。

崑乾隆丙午重九春洲女史小樓謝方端撰

《讀史管見》序

凡讀書不可無見，而讀史尤不可以無見。古稱作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吾謂必具此三者始能作史，亦必具此三者乃可與讀史。龍門《史記》一書，上繼麟經，下為千百世史臣紀傳之祖，膾炙人口，嘖嘖至今，傑然為一代大著作。然是書也，語其才則有餘，而學與識時形其不足。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鮮有不為太史公所愚者，此讀史所以貴有卓見也。獨是見正有難概論者，人各有心，心各有見，故同一《史記》也，柳子厚讀之則見以為潔，蘇老泉讀之則見以為雄剛，潁濱子由^①讀之則又見以為疎宕而有奇氣。考其所見，各有不同，大抵皆震於其外之文，而未折衷於至理。故見其粗，遺其精，皆屬一時膚末之見，而究難語乎見之正且大也。善哉！其李孺人《讀史管見》之書乎。孺人生自名宗，淵源家學，間於女紅之暇，留意書史，而《史記》一冊尤服膺不能釋，久之而熟其文，久之而繹其旨，又久之而以己之才與學與識參酌焉，而抒其所見，而於是提要鉤元、崇論閎議，或集人之見以為見，而見不妨同；或據己之見以為見，而見不嫌異；或深予馬遷之見，而以己見韙之；或深非馬遷之見，而以己見駁之，其他姑不具述。如所批論《報任少卿書》，極斥李陵生降之非，因罪太史公救陵之不得為是，直使君臣大義炳然天壤，此固非有大才、大學、大識不能為斯論者，而乃由一婦人發之。嗚呼！孺人之所見正矣，孺人之所見大矣。本才學識以讀史，即本才學識以為見，而其見且駕柳子厚諸人而上之矣。管窺云乎哉。予今受是書讀之，竊喜其見之有以益拓予見也，故樂為之序。

峇嘉慶丁丑歲小春望日廣州府龍門縣知縣姻末伍鼎臣頓首拜撰

^① 正剛按：潁濱子由，即蘇轍，北宋著名散文家，字子由，晚年居潁川，自號潁濱遺老。

序^①

婦之所貴在德，原不必以才見長。然德立則才自發，越而不容秘，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余叔母李孺人閩德純備，事親、相夫、教子皆協倫常極，則自孟母以下，若唐之河東、宋之廬陵^②諸賢母，嘖嘖今古，以孺人絜之，有過焉無弗及者。其德洵足不朽矣，何必才。及觀其所爲，釋經評史諸書，句梳字櫛，將聖賢心法、治法、作法無不闡發盡致，且語語出自心性，而又權衡于人倫物理之中。蓋由其平日治心、修身，胥取給於經之精、史之腴，于是由躬行發爲議論，故言自親切而有味焉。予每披讀，輒心許為不刊之言，微獨非近世才媛執筆所能彷彿，即老師宿儒畢生窮經稽古，亦展卷而驚，望為河漢也。慨自乾隆四十一年回祿降災，諸經悉歸灰燼，今所存者獨有《釋古周禮》及評此篇而已。余亟命吾弟震科梓之，以昭來許。震科若有難色，謂付梓非母本意，臨終猶兢兢戒以勿洩于人為囑，言猶在耳，其敢背諸？余曰：“不然。婦以不炫才為德，子以不沒親善為孝，固並行而不悖者。若不梓之，將必與諸經同泯。一生心血而子不能保其什一，罪莫大焉。”震科受命。余因綴數言于篇末，以誌敬服之心，且使後之人讀其言，亦足以徵其德云。

崑乾隆歲次乙巳菊月望日姪景璋謹識

① 正剛按：“序”字為整理者所加，原書此篇序無題目。

② 正剛按：宋代歐陽修四歲喪父，其母鄭氏為了生計，從廬陵（今江西境內）遷隨州（今湖北境內），其母常用蘆荻在地上寫字教子，後人以“歐母”為稱頌賢母之詞。

序

昔班昭以一女子，續父兄之業，成漢代之書，與龍門頡頏千古。才固天授，亦由其遇使然也。使昭生長窮鄉，無父兄爲先路，何由得縱觀朝廷典制，爲聖主信任，以大肆其手筆哉？余嘗細閱其所續《表》、《志》，與父兄之書，如出一手，知其耳濡目染於家庭之學深矣。蓋史體創自龍門，固之《漢書》宗之，父彪先濬其源，至昭又踵其成，彬彬然機杼一家，實淵源於龍門者也。余本村落一女孩爾，女紅是歎，何暇齒及學問。幸五兄一姊俱讀父書，織紵之餘，竊隨兄姊後，留心稽古，雅慕昭之爲人，奇其才，嘉其遇，喜讀其書。因溯源而讀龍門之書，玩索久，若漸知門徑，不揣孩見，隨所得而識之。先哲之評，愜鄙懷者悉登之，仍不敢自信也。以之示人，敢乎哉！

崇康熙丁亥陽月朔日菴猗女史李晚芳自識

讀史摘微

司馬遷作《史記》，志在上繼麟經，其識甚高，其學甚博，而其才又足以濟之，故其文峻潔雄偉，自成一家。而屬辭比事，亦深得《春秋》大意，宜其書炳烺千古，後世作史者奉爲圭臬也。獨惜其立意措辭，多有憤忿不平之過，或謂其遇使然，亦由其立心褊蔽，未聞聖人之大道也。昔孔子之作《春秋》也，心天地之心，法帝王之法，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由其心無執着，平如止水，正如懸衡。學者平心會之，各如己意之所欲出。而遷則挾一不平之意據於中，雖未必借立言爲洩發，而靈台未淨，則繫累偏僻之私，往往吐露於字裏行間而不自檢，故其書肆而不純，諧而多怨。究其大本所失，失在自是而不知其過。自是則偏，不知其過則蔽。深惜遷有如是之才，使其得聞聖人大道，則心胸洞豁，必無救李陵之悞，又何致憤忿不平若此哉。孔子之教人也，曰“內省”。孟子之教人也，曰“自反”。使遷內省則知降敵在所不赦，平日雖有他長不足以蓋，必不輕言瀆主爲之救解。甚或篤於友誼，不忍不言，以冀君開一面，不幸因而罹罪，亦當反己自責。罪實由己，於人何尤？即終老蠶室，以著書立說，如文王之衍《周易》，孔子之修《春秋》，安在不可以見聖賢學問。乃君不徇其請則懟君，人不如其意則忿人。嘗觀其《報任少卿》一書，懟君者十之六七，忿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無一言反己內咎。所謂自是而不知其過者，非歟！其褊蔽也甚矣。操是心而修國史，大本已失，故《平準》、《封禪》盡屬謗書，諸傳諸贊半借以抒其憤忿不平之氣。如是而欲上繼知我罪我之心法，愚未敢輕信也。但其才大學博，驅駕古今如自己出，足令讀者喜其文而不覺其過，往往爲之惋惜，不以爲伊戚之自貽，反以爲君待之過刻。予懼其倒常而逆理也，故摘而自識焉。《傳》曰：好而知其惡。予竊附之，以俟識理之名媛折衷焉。

首 卷

五帝本紀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虛提一筆，冒下然《尚書》獨載堯以來；伏簡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贊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見戴《禮》、《家語》儒者或不傳。^①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身所歷至長老皆各逞逞稱黃帝、堯、舜之處，晉所聞風教固殊焉，是故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②中紐，「古文」即《尚書》余觀《春秋》、《國語》，是斷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應獨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應多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太史自命，反言寫出作史本領。掃一筆。岸異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楚史故著為本紀書首。^③

刪《書》斷自唐虞，作史乃上紀五帝，非故欲立異於孔子也。蓋《書》雖不載黃帝、顓頊、高辛，而他書發明於堯以後者，非盡無據。見五帝之當紀，故開端以“學者多稱”為言，曰“多稱”，則言非止一人；曰“尚矣”，則稱非止一時。《書》即缺載，而五帝斷不可沒。此一節作一信，隱含下“好學”三句。

但言不雅馴，薦紳難言，又似不足徵者。此一節便見要擇已含末節之意，

① 眉批：高唱而起，前敘後斷，看其一到即止，一轉即落，一接即上，章法、句法、字法，無不入妙。

② 眉批：紐句，顧上起下。

③ 眉批：鍾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尤雅’，是作史之法。”正剛按：“鍾云”之“鍾”，指明代鍾惺，字伯敬，一作景伯，號退穀，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天啓五年（1625）病逝於家鄉。他與同里人譚元春評選古人詩，形成“竟陵派”。著有《鍾伯敬評史記》。